

# 创译共生视角下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诗意重构研究

付士蒙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摘要】**：本研究以余光中译《老人与海》为研究对象，基于创译共生理论框架，探讨其在翻译实践中实现诗意重构的路径。研究发现，余光中通过创作与翻译的双向互动，在词汇层面激活文言词汇、转化四字成语并增补文学修饰语，在句法层面运用短句化、流水句及动态动词主导的句式，在篇章层面调整叙事视角、控制节奏韵律并转化文化语境，从而实现译本诗意的超越。其“文心”与“译心”的辩证统一，既体现为以创作经验赋能翻译的创译渗透，也表现为翻译实践对创作风格的反哺，为文学翻译中诗意重构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范例。研究认为，余光中的翻译实践揭示了文学翻译作为“变通的艺术”的本质，其跨文化诗意重构策略对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余光中；《老人与海》；创译共生；诗意重构

DOI:10.12417/2982-3846.25.05.006

## 引言

余光中先生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文学家、诗人和翻译家，其深厚的文学造诣与跨文化语言驾驭能力，使他被誉为“语言的魔术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与散文，还翻译了诸多西方文学经典，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与翻译理论体系。余光中主张散文应具备“弹性、密度与具象”之美，而在翻译领域，他提出文学翻译是“变通的艺术”，强调以优美地道的中文再现原作神韵，同时注重格律的转换与再创造。自20世纪50年代起，余光中便以诗集《舟子的悲歌》崭露头角，随后其首部译作《梵高传》问世。这种创作与翻译并行的实践模式，不仅深化了他对文学与语言的理解，更促使其在两种文字转换中探索出独到的艺术路径。正如评论家所言，余光中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犹如“左右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创译共生”的互动关系，不仅成就了他在文学与翻译领域的卓越贡献，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视角。

## 1 创译共生视角下的诗意重构

### 1.1 创与译的共生关系

#### 1.1.1 文心与译心：余光中的创作与翻译观

余光中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呈现出深层次的互动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创作者与译者身份的统一性基础之上。作为跨越中西文化的文学大家，余光中始终将创作与翻译视为相互滋养的艺术实践。他在《余光中谈翻译》中明确指出：“翻译也是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之创作。”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

翻译活动的创造性本质。

余光中认为，翻译过程中遇到“涵义暧昧但暗示性极强”的词汇时，译者需在音调、意象和意义之间进行艺术性抉择，这种选择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决策具有本质相似性（余光中，2002）。在他看来，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调动与文学创作相同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判断力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文心与译心的交融，体现为创作主体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审美自觉和艺术再创造。

创作经验为余光中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独特优势。长期文学创作使其对汉语的表现力和审美特质有着深刻理解，能够敏锐把握不同文体的语言特征和艺术规律，在翻译中超越表层语义对应，深入文本审美内核进行创造性再现。同时，翻译实践也拓展了其创作视野，为文学创作注入跨文化艺术元素和新的表现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余光中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双语审美体系。他强调：“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余光中，2002）这种审美体系使其突破传统翻译理论局限，在保持原作精神实质的同时，赋予译文独立文学价值，实现真正的创造性转化。

#### 1.1.2 文道与译道：方法论的美学融合

余光中的翻译方法论体现为文道与译道的有机统一，建立在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之上。在语言层面，他强调艺术性再创造而非机械语言对应，主张在把握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入语优势进行艺术重构，既尊重原作价值，又重视译文独立审美品质。

在文化层面，余光中的翻译体现出独特的文化自觉：既不固守传统文化藩篱，也不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而是在跨文化视野中寻求艺术表达创新，使翻译既保留原作异质性，又能与译入语文化产生深度共鸣。从艺术表现来看，他注重文学性的整体再现，在诗歌翻译中追求音韵、节奏、意象的和谐统一，在散文翻译中注重文体风格和语言质感的忠实再现，使译文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 1.2 何为诗意

### 1.2.1 诗意的本质

余光中深植中华文化血脉，兼具跨语言视野，其创作始终处于国学底蕴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双重滋养中，形成写实与浪漫交融的独特风格（王佳欣，2021）。投射至翻译领域，诗意超越诗歌形式局限，升华为多维度美学核心——指向文学最本质的审美品质：一是语言的审美升华，通过文言激活、韵律重构等文学性转化，剥离日常语言的实用功能，释放其内在诗性；二是意象的审美凝聚，依托高度凝练的意象唤起读者情感共振，需译者在跨语际转换中把握意象内核，重构契合译入语的艺术对应体；三是意境的审美创造，通过语言与意象的有机组合，构建承载美学内涵与精神气质的艺术境界，实现意境的本土化再生。

### 1.2.2 重构路径

文学翻译中诗意的重构需系统性策略：在语言形式上，需把握原作节奏、韵律、句式等特征，结合译入语特点进行创造性再现；在意象层面，需依托译者的审美感知力和文化储备，在译入语语境中找到与原作意象审美效果相近的表达；在整体艺术效果上，需把握原作风格与精神气质，通过语言和意象组合，在译文中再现或重构原作审美境界，实现忠实原作与译文独立价值的统一。

## 2 余光中创作风格在译本中的多维渗透

### 2.1 词汇层面的诗意重构

词汇是诗意生成的基本单元。余光中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实现译文形与意的高度统一（廖坤慧，2014），因此他通过古雅词汇重现、四字格转化及文学性修饰语增补，在词汇层面实现语言审美的跨文化重构，使译文在准确传意的同时获得独立诗性价值。

#### 2.1.1 古雅词汇的诗意重现

例 1：原文：For a long time now eating had bored him and he never carried a lunch. 余译：近来他久已不甘饮食，也从来不带午餐。

分析：“久已”作为文言时间副词，比“很久以来”更凝

练典雅，精准对应原文时间概念；“不甘饮食”四字格贴合中文表达习惯，避免了直译的冗长平淡，增添了文言韵味。

例 2：原文：The old man looked ahead of him but he could see no sails nor could he see the hull nor the smoke of any ship. 余译：老人向前眺望，可是看不见帆船，也看不见任何轮船的船身或是烟缕。

分析：“眺望”的“眺”字赋予动作专注感，契合老人孤独守望的语境；“烟缕”以文言单字“缕”翻译“smoke”，既捕捉轻烟形态，又暗示老人的绝望，为景物描写注入抒情色彩，体现了余光中以文言词汇激活现代文本的策略。

### 2.1.2 四字成语的诗意转化

例 1：原句：When the old man saw him coming he knew that this was a shark that had no fear at all and would do exactly what he wished. 余译：老人看见它跟上来，知道这种鲨鱼毫无忌惮，一意孤行。

分析：“毫无忌惮”“一意孤行”两组四字文言短语，既精准传递鲨鱼的凶猛无畏，又以文言的凝练典雅注入诗性节奏，形成张力，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例 2：原文：But none of these scars were fresh. They were as old as erosions in a fishless desert. 余译：这些瘢痕却都不新，只像无鱼沙漠里风蚀留痕一样苍老。

分析：“无鱼沙漠”“风蚀留痕”四字格凝练传神，既保留原文比喻的科学性，又赋予岁月沧桑感；“苍老”替代“old”，将时间概念升华为生命体验，暗合中国文学“物老为神”的审美传统，实现了科学描述向文学表达的转化。

### 2.1.3 文学性修饰语的增补

例 1：原文：Sometimes someone would speak in a boat. 余译：间或有人在船上说话。

分析：“间或”替代“有时候”，使译文更显文雅，避免口语化平淡，贴合整体诗意氛围。

例 2：原文：He had sailed for two hours, resting in the stern and sometimes chewing a bit of the meat from the marlin, trying to be strong, when he saw the first of the two sharks. 余译：他靠在船尾休息，时或在马林鱼上撕下一片肉来，细细咀嚼，尽量养神，以恢复体力，如是航行了两个小时，忽然看到了一对鲨鱼中的第一条。

分析：“时或”“如是”等文言词汇与“细细咀嚼”“尽量养神”的增补，既赋予译文古典凝练之美，又强化了老人疲惫中克制的形象，实现了从“译术”到“译艺”的跨越。

## 2.2 句法层面的诗意重构

例1: 原文: It was too good to last, he though. I wish it had been a dream now and that I had never hooked the fish and was alone in bed on the newspaper. 余译: 好景总是不长, 他想。但愿这是一场噩梦, 但愿我不曾捉过这条大鱼, 但愿我独卧在垫着报纸的床上。

分析: 三个“但愿”排比, 形成层层递进的情感宣泄, 打破原文散文化叙述, 让老人的疲惫与怅惘在音节回环中流淌; “垫着报纸的床”以日常物象承载苍凉, 使抽象心理转化为可感知的诗意画面。

例2: 原文: The old man dropped the line and put his foot on it and lifted the harpoon as high as he could and drove it down with all his strength, and more strength he had just summoned, into the fish's side just behind the great chest fin. 余译: 老人丢下钩索, 用脚踩住, 又尽量高举鱼叉, 使尽平生之力(比刚才更使劲), 对准鱼腰上高及老人胸部的那片大胸鳍后面的部分, 把鱼叉直插下去。

分析: 拆解英文“and”串联的动作链, 以逗号分隔短促分句, 保留动作爆发力; 将后置修饰语前置, 避免欧化长定语, 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直插”一词精准传递力度, 动态画面跃然纸上。

## 2.3 篇章层面的诗意重构

### 2.3.1 留白与意境的东方化处理

例1: 原文: The old man was dreaming about the lions. 余译: 老人又梦见那些狮子了。

分析: “又”“那些”二词的添加, 构建出东方美学的留

白意境。“又”暗示狮子意象的重复性, “那些”将泛指转化为特定意象群, 却不揭示隐喻内涵, 契合“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 让狮子成为连接老人过往与当下的诗意符号。

### 2.3.2 篇章意象的连贯与深入

例1: 原文: Everything about him was old except his eyes and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 余译: 除了眼睛, 他身上处处都显得苍老。可是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 活泼而坚定。

分析: 余译保留“眼睛—海水”的意象关联, 将“cheerful and undefeated”译为“活泼而坚定”, 精准传达老人精神特质, 实现从“颜色相似”到“精神相通”的意象深化, 成为理解作品主题的重要注脚。

## 3 结语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的细读分析, 得出三点启示:

第一, 文学翻译应被视为特殊的创作形式。余光中的实践表明, 优秀的文学翻译不仅能忠实传达原作精神, 更能通过创造性转化赋予译文独立文学价值, 对过度强调“忠实性”的翻译评价标准提出反思。

第二, 创译互动是提升文学品质的有效途径。余光中的案例证明, 创作与翻译的良性互动能形成独特艺术张力, 丰富翻译创造性, 拓展创作可能性, 建议当代作家建立自身翻译实践。

第三, 诗意重构是文学翻译的核心要义。本研究揭示的词汇激活、句式转化、篇章韵律等策略, 为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提供了具体方法论, 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 海明威著.《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余光中译)[M]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08.
- [2] 廖坤慧.“美学角度下余光中文学创作和翻译互动关系研究.”语文建设,2014:35-36.
- [3] 王佳欣.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余光中《老人与海》重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
- [4]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